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三岡識略 第十一卷

遂園禊飲 甲戌上巳，玉峰徐尚書乾學、中允秉義、盛侍御符升，續修禊事於遂園。執簡而招者共□五人，赴者□二人，其三人期而未至，予其一也。遂園為尚書別業，亭池弘廣，竹木深秀，當天氣清和，諸賢列坐其間，清醇在壺，嘉肴載御，管弦迭奏，舞袖雙回。相與登山臨水，剪燭賦詩，致足樂也。予以兒病，未獲追隨杖履，一觀盛事，何遇之厄哉！先以二詩奉寄云：「諸公高會寄耆英，愧我新從谷口耕。佳節即忘元巳約，不才偏係故人情。林泉寂寞青雲隔，歲月棲遲白髮生。聞道登臨能作賦，揮毫應許野夫賡。」「暫卷絲綸狎釣竿，春來游勝共追歡。尊前擊鉢催銀管，樹底行廚捧玉盤。冠蓋東山雙履健，鶯花南國袷衣寒。幔亭遙羨神仙會，咫尺風塵到更難。」尚書擬登高節再訂良晤，而首秋已歌薤露之什矣。惜哉！

產芝

予書齋之東，向植蠟梅一株，老幹蟠屈，枝葉四映。忽於七月，根產一芝。初出土，僅如錢。不數日，大半尺許，其色正黃，亭亭獨峙。此物不常有，郡人士來觀者踵相接。頃之，一小婢偷採梅萼，蹴之而倒，折之供膽瓶，勁質如故也。按諸書所種載，是名金芝，乃瑞草也。和氣感神則芝草生，予有何德，乃致斯異乎？嘗見唐杜荀鶴庭生一芝，明年及第，號為「科名草」。予老矣，無能為矣，不知諸兒能效荀鶴之事否耶？□占二絕以紀之云：「靈芝宮殿鎖仙山，塵世何緣覓九還。應是群真憐雪鬢，一株移贈到人間。」「玉樹烏衣敢自誇，靈根三秀異凡葩。庭前已長科名草，莫遣文章讓杜家。」

生孫

□二月二□九日，第一孫生，時予年已七□矣。三朝浣兒，為湯餅會，適晉陵顧太守岱在座，好談星命，取生辰細推，歎賞曰：「此君家千里駒也，二□年後必為偉器！」恨我老不及見耳。予年近五□無子，頗有以伯道相譏者，今乃抱孫焉，何其幸乎！醉後□占自慰云：「七□生孫未是遲，新條佇見拂雲時。魏公尚有傳家笏，留取他年付阿芝。」是秋庭產芝，故小名芝郎。

海溢

丙子六月初一日，大風，暴雨如注。時方憂旱，頃刻溝渠皆溢，歡呼載道。二更餘，忽海嘯，颶風復作，潮挾風威，勢洶湧，衝入沿海一帶地方，幾數百里。寶山縱互六里，橫互□八里，水高於城丈許。嘉定、崇明、吳松、川沙、柘林八九團等處，漂沒海塘五千丈，灶戶一萬八千，淹死者共□餘萬人。黑夜驚濤猝至，居人不復相顧，奔竄無路。至天明水退，而積屍如山，慘不忍言。按松郡志，萬曆□七年八月，海潮溢過捍海塘，漂沒人畜，不計其數。又□九年七月，上海海溢，及百姓，漂沒廬舍人畜無算，城門晝閉。蓋百餘年無此變矣。

痘神

西夷變亂，賊鋒頗銳，上下詔親征，先命大將軍統眾□餘萬為前驅，旌旗蔽空，車從塞路。其地去京師遼遠，苦於無水，或擔負，或掘土飲其汁，食糗噉肉，士卒氣愈壯。上一夕假寐，忽睹一神，身據甲冑，鞠躬拜跪曰：「帝此行，必大捷，當鼓行而前矣。」俄見雲旂露旆，橫戈躍馬者，充斥前後，不計其數。上問曰：「爾何神？」曰：「臣痘神也，特來護蹕。」擁眾去。上醒，甚喜，果大敗逆兵，因思神佑，遂加敕封。於是凡痘神廟俱行改建，塑冕旒像，丹□一新。

風變

二□三日，天未明，大風忽發，暴雨傾注。近午勢愈甚，半空中赤光燦灼，聲若霹靂，砰簸蕩，排牆倒屋，大木皆連根拔出，簷瓦飛空，狀類鳥雀，居人走避無所。抵暮，水沒過膝，天氣昏黑，勢如混沌，少長辟集大哭。至夜半，勢稍緩。官署民房，雕樓傑閣，半被摧折，民壓死者，比比而是。東關外數里，有大樹，據郡志云，閱歲已千年，大數□圍，每歲易一花，變怪莫測，土人築大樹庵以奉香火，至是亦被吹折。時東北風急，敝廬數椽，適當其衝，倒塌尤甚。耳中夜但聞崩裂之聲，竟夕不臥。東方漸明，見四壁俱無，舉家傍徨無措，真異變也。予薄田二頃，連遭荒歉，今木棉、豆花，盡行脫落，何其厄乎！風潮每歲有之，此變則幾至陸沉，百歲老人，目所未睹。驚魂稍定，聊賦二詩以紀之曰：「天意真難料，寬租負主恩。蠲詔屢下，連遭歲荒。一廬何處受，四壁總無存。驟雨千江決，狂飈萬馬奔。妻孥莫驚涕，頭在手還門。」「千里同災難，驚傳壓死多。蒼髯墜隔徑，庭前孤松，樹來六□餘年，從空拔出。翁仲臥前坡。先少宰公墓上翁仲，倒臥數□步外。混沌疑重鑿，懷襄恐未過。殘骸何處避，拚共葬江波。」

張公清嚴

丁丑。張公鵬翮，庚戌進士，為浙江撫軍。上以其有清望，擢江南督學，蓋特簡也。接郡任。時適當科試，奔競者紛紛，公信心直行，矢公矢慎，終其任無一人私者，雖要路不敢以一札仰乾。即有一二京師來函，亦逡巡躑躅，不暇投而去。後士子思之不置，皆以為能踵郡任云。

前任邵公，字嗣堯，清廉嚴正。歲試，選拔孤寒力學者居多。王子謁見，宛如家人父子，諄諄勸諭，各賜《聊存草》、《易圖》二本。至澄江，卒於公署。士民思之，各輸金，准造剝。設像在大寺東首，至今瞻拜者歛歔流涕焉。

火藥

浙江火藥局軍人碾石，發發，燒死匠役數□名，延及文廟門廡，並毀火藥八萬八千六百餘斤。時防衛甚嚴，莫解其故。因憶先祖巡按順天，薊州軍戴光，帶家丁數人，同領火藥，藥凝結成塊，以鐵瓢挖之，用力過猛，搏擊生火，盛藥□三缸，同時震發，光等皆死。典守者不可不知。

髯長拂地

從來髯最長者，或稱過腹，或垂至膝，至矣。吾鄉有沈生滄兩者，眇一目，髯長丈許，自胸以下，連縮三大結，而拂地者尚尺餘，總而計之，殆逾一身有半矣，真世所罕見。其人小有才，然厥狀猙獰，淫污無恥。是冬，為按君杖，折股而死。相法：美髯者主兵死。亦一驗也。

紫竹庵發塚

相傳松郡北郭，向係郊外埋骨之地。張士誠據吳日，嫌地仄，築入城，至今墳墓壘壘相望。敝廬東數武，有紫竹庵，乃尼僧所居。屋後古塚，歲久露磚，上覆以石，庵中老尼，性貪悍，疑有伏藏，閉門發塚。掘數日，始啟，見內立一碑，乃宋季某尚書之墓也。珍玩充斥，便房貯玉帶一圍，尼悉盜取，拋骨後河。棺堅固如新，並□為器，隨復以磚封之。比鄰有覺者，報知縣官。尼挾貲而遁，竟未得尚書姓名。予作詩弔之曰：「白楊雨，蒼苔煙。何人塚，古道邊。石爛斑，帶碧色。碑上銘，不能識。昨見墓門閉，今見墓門開。玉衣灰飛揚，日暮牛羊來。寂寂春風吹野馬，離宮復道何為者。沙邱臺畔新鬼啼，銅雀西陵無片瓦。君不見，漳水上，驪山下。」

四書五經欠字

老儒張元威，博學飽經史，以硯田為業。據云，《論語》無「此」字，《四書五經》無「真」字。

三字名字

古以三字為名者，戰國時有董之繁青，見《升庵外集》。三字為字者，《史記》有程伯休父，又張天錫字公純嘏，劉敞字中原父。此外不多見。

好貨為縉紳一蔽

《五雜俎》曰：「縉紳好貨，亦是一蔽。近有一紳，巧取善藏，坐臥起居，言動食息，無往非阿堵也。一日病革，強起閱庫

藏，白鏹滿前，撫摩不忍釋，呼其子屬曰：我死，幸內□火錠於棺中！子性吝，對以金入木不刊，且啟發議之端，不若以楮代之。其人凝淚歎息，不能言而逝。」噫，亦可憐矣！

贈歌童【如臯人，名靈郎。】

陽羨陳其年維崧，館於冒氏，與一歌童狎。童將合盞，賦《賀新郎》一闕贈之曰：「小酌醪醑，喜今朝釵光篋影，燈前漾。隔著屏風喧笑語，報導雀翹初上。又俏把，檀奴偷相。撲朔雌雄渾不辨，但臨風私取弓鞋量。送爾去，揭鴛帳。六年孤館相依傍。最難忘，紅蕸枕畔，淚花輕。了爾一生花燭事，宛轉婦隨夫唱。努力做，薰砧模樣。只我羅衾渾似鐵，擁桃笙難得紗窗亮。休為我，再惆悵。」見者絕倒。

產異

柘林有金姓者，妻產一子，四手四足，目生額間，兩耳俱在額上。

壽數一定

己丑進士成君亮，予座主青壇相國之塚嗣，文穆公之文孫也。弱冠時，夢文穆語之曰：「汝無慮通籍，而享齡不永，年三□，某月某日當卒。可謹識之。」後果中甲科。期將迫，先遣二妾，並令夫人別嫁。不可，強之始去。於是散家財，力行善事。一夕，又夢文穆，曰：「汝美行日積，上帝憐汝，賜一子，更延□年，至四□某月某日當卒，今幸無事矣。」屆期果無恙。相國乃召還夫人，曰：「前者恐掛汝意，築別館處之。彼貞婦也，安肯醮乎？」奈未有嗣，復謀納寵。夫人為買二妾，擇日輿至家。定情之夕，秉燭細視，即前所遣之妾也。二妾不忍去，夫人攜之同居。一家相對，宛如再生。都人士說為異事，競為詩歌以記之。後舉一子。至四□，果以某月某日，猝患心痛而卒。

獄中詩

是獄也，我郡單君恂、常州蔣君曜，及僧豁堂俱下獄，後惟三人獲免。恂有才名，被係時有詩寄所知云：「春晚園林筍筴肥，闔閭城外噤雙扉。鸚鵡絮絮喃喃語，蝴蝶黏花款款飛。點易秣陵三月暮，栽嘗燕市□年稀。故人居近羅含宅，庭壓松膠待客歸。」

妖僧

陝西同州澄城縣有妖僧雪野，聚眾倡亂，捕送官。將到，隨身有黑雲一片，覆罩縣庭，火用利目，冰雹亂下，觀者皆走避。縣尹命取黑狗一、斑牛一，雜以穢物，將血遍塗之，墨雲隨散。遂伏法。

相思鳥

相思鳥產越山中，飛必成雙。弋人羅得其一，則其二自至。宋萊陽持歸見貽，一處籠中，一置籠外，百計驅之，終不去，屬余作歌曰：「吳興城東山繚繞，中有靈禽羽衣小。翠衿儂捷落岩前，紅嘴玲瓏翔樹杪。人言此鳥名相思，虞人弋得雄與雌。削成柘彈休輕打，放人金籠好護持。攜歸試掛簾釘下，一去一留長不捨。高逐仍依翡翠屏，低飛只傍鴛鴦瓦。相思原自別離生，孤鸞寡鶴空悲鳴。經年飲啄不暫棄，對此偏增伉儷情。人情那得常相守，夕趨路傍朝聚首。紛紛眼底變愛憎，誰肯將新更憐舊。叮嚀莫學買臣妻，好向韓憑墓上啼。照影不慚魚比目，回頭休妒燕雙棲。」宋為之擊節。

晚達

鞏昌楊君純臣，與王修撰豫嘉之相同舉於鄉。至順治辛丑，又與修撰同捷南宮，年七□五。

破婚削籍

海鹽舉人鄭旦復，端簡公孫也。將赴禮闈，乏路資。適邑中一富人，以女許貧士，已委命矣，復改，許其以百金賄。鄭乞邑令批照，即日成婚。旦復夢其祖責之曰：「汝作事大謬，本應登第，今拆人婚姻，上帝削汝祿籍，不惟不能上進，且客死矣。」問：「何從知之？」曰：「貧士祖宗，為此事日來相爭，我理屈而退，故知之。」鄭驚寤，急訪女，欲還初聘者，而已無及。隨呼貧士，以前銀給之，使別娶，深自愧悔。及計偕，被斥，嘔血數升。買舟言旋，不數程，一痛而卒。

夢天榜

大名黃之鼎，與交河王瑄同赴公車。一夕，謂之鼎曰：「夜夢天榜，會元姓黃，其名模糊，不暇詳視，可預為子賀矣！」及榜發，之鼎僅登榜魁，而元乃崇明黃君仍緒。

不云而雷

□八日午刻，姑蘇城外不云而雷，擊碎金相國之後第四公子居上鴟首，細如粟米。

火雞

荷蘭國噶吧王油，具本進貢方物。中有琥珀，重五斤八兩。又有火雞二，能食火，投熾炭於地，如啄粟麥。按《□洲記》，有火鼠、火雀。《西域記》：富浪有火鳥，食火炭。《原化記》曰：蝸牛，獸也。如火而食火。又暹羅國貢六足龜二。

寶珠

六月，泃濱民龔叟夜登廁，見沙際有白光，高丈餘，達曙始滅。明夜，復然。因識其處，於叢荻中獲一蚌，巨如箕，負歸剖之，得一珠，大如龍眼，光彩瑩澈，夜置匣中，有白氣騰上數尺。總戎梁公，以百金易之。

九峰主人

吾鄉峰泃之勝，傳播遐邇。自陳徵君沒後，煙霞寂寞，四方游屐，無過而問者。予同年諸進士嗣郢，好奇士也，築室九峰間，自號九峰主人。創建園亭池館，蜿蜒□餘里，延致方外，俾職掌其中，鼎彝書畫，燦然半陳。每逢佳節，則飛箋召客，勝流雲集。尤愛岑闌，布衣芒屨，嘯歌自得，其視富貴人，真不翅腐鼠也。又性好道，茹齋戒殺，力為善事。邇來士大夫大抵口談名教，實與行違，若諸君者，豈易得哉。後自知死期，臨終書遺囑數紙，端坐而逝，遠近異之。

穿井

洛中人家穿井，忽黑霧蒼鬱，見有物蜿蜒，似蛟而蛇尾，似蛇而頂有兩肉角，長三尺許，騰空而去，竟不知何物。

天獄

元人《真臘風土記》云：真臘地廣七千里，其國富庶，商賈往來，謂之「富貴真臘。」土人為盜，不肯招承，跡涉疑似者，取鐵鑊熬油極熱，令置手其內，如果盜物，頃刻糜爛，否則皮肉如故。又兩家爭訟，或挾誣設詐，王宮對岸有小石塔□二座，令各坐一塔，互相堤防，三四日內，理屈者必大病，理直者無恙。百不爽一，故號「天獄」。今中國百姓造孽者多，官府明斷者少，刑章冤濫，是非混淆，安得移此風於中土，一剖曲直哉。